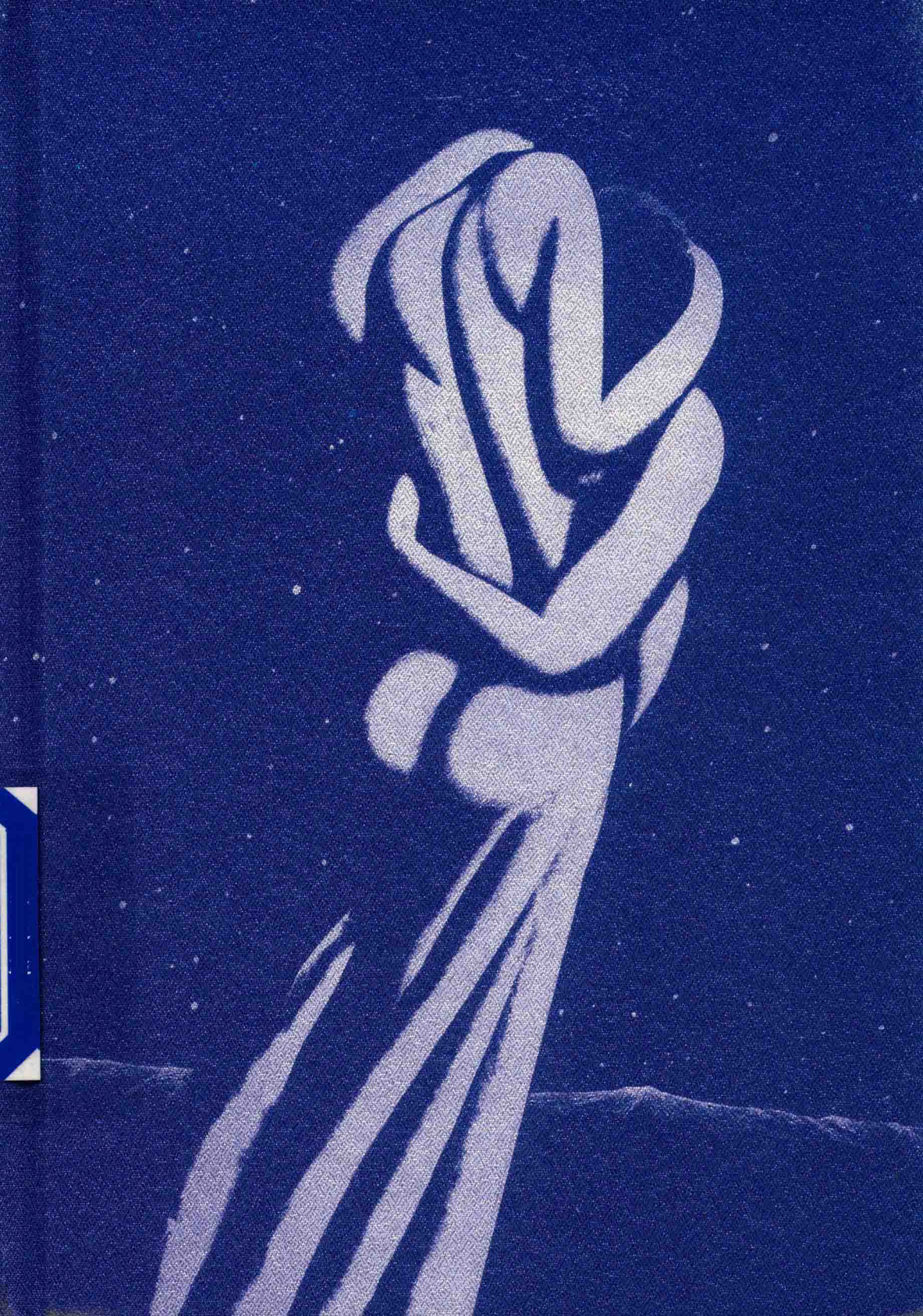




天上的日子

雷平阳 著

贺 奇 绘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的日子 / 雷平阳著；贺奇绘.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53-3915-3

I. ①天… II. ①雷…②贺…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988 号

策 划：跨界文化
责任编辑：彭明榜
书籍设计：孙初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mm×1000mm 1 / 16 10.75 印张 85 千字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77

目录

4	自序	98	脸谱
6	天上的日子	100	两头大象从我身边经过
9	妄想症	102	鹭鹭
12	白鹤	104	母亲
14	八哥提问记	107	木头记
18	病房	112	亲人
21	吃土	114	清明
24	尘土	116	三个灵魂
26	存文学讲的故事	118	杀狗的过程
30	大江东去帖	121	事件
42	大象之死	124	睡前诗
44	故意	126	我
46	东林寺山茶	129	细虫
48	赌徒	132	下川坝的秋天
50	访隐者不遇	134	相逢
53	废墟上的雨林	136	养虎
56	高速公路	138	养猫记
58	光辉	142	野花
60	过哀牢山，听哀鸿鸣	144	饮水辞
62	汉人	146	忧患诗
65	集体主义的虫叫	149	幽灵
68	行为艺术	152	远眺
70	荒城	154	在安边镇，一愣
72	荒村小景	158	在坟地上寻找故乡
74	基诺山上的祷词	160	在世上
76	祭父帖	164	战栗
90	建庙记	166	重生
94	尽头	168	自白书
96	老虎		

天上的日子

雷平阳 著

贺 奇 绘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4	自序	98	脸谱
6	天上的日子	100	两头大象从我身边经过
9	妄想症	102	鹭鹭
12	白鹤	104	母亲
14	八哥提问记	107	木头记
18	病房	112	亲人
21	吃土	114	清明
24	尘土	116	三个灵魂
26	存文学讲的故事	118	杀狗的过程
30	大江东去帖	121	事件
42	大象之死	124	睡前诗
44	敌意	126	我
46	东林寺山茶	129	细虫
48	赌徒	132	下川坝的秋天
50	访隐者不遇	134	相逢
53	废墟上的雨林	136	养虎
56	高速公路	138	养猫记
58	光辉	142	野花
60	过哀牢山，听哀鸿鸣	144	饮水辞
62	汉人	146	忧患诗
65	集体主义的虫叫	149	幽灵
68	行为艺术	152	远眺
70	荒城	154	在安边镇，一愣
72	荒村小景	158	在坟地上寻找故乡
74	基诺山上的祷词	160	在世上
76	祭父帖	164	战栗
90	建庙记	166	重生
94	尽头	168	自白书
96	老虎		

自序

雷平阳

2013年初秋的一天，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正在根据我的诗歌进行绘画创作，画家本人想见见我，并希望我能去他的工作室看看……

在1990年代，我与一些云南画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们曾经给我送来了太多的激情、混乱和令人不安的思想。那种理性少于癫狂的生活，虽然拓展了我的艺术空间，但我始终难以融入盲目的自焚式的精神历险之中去。我理解的当代艺术是高于肉身的，它不仅仅是缺少方向感的色彩与观念的狂欢，当然更不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没有美学的游戏。

后来，我便抽身离开了，诗人想要的一切，只能到诗歌中去寻找。没有人在意我的离开，我也不想再回去。与其站在旁边，看着人们把天使和信使当成牛羊来宰杀，一如中国古代的焚琴煮鹤，还不如自个儿独坐在书房里发呆。为此，贺奇的出现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一个放下手头油

画、专心以我诗歌作画的人，我甚至接连几天自己问自己：“这个伙计，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呢？”我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叙事，之前有人找过我，要我自己动手，改编成电影或话剧，我都婉拒了，不是觉得那些方式不好，而是自己没有时间去折腾，也知道自己折腾不来，一折腾，就自己看不起自己。红尘中追逐的吸髓有味的艺术性，不是我能炮制的。好在贺奇没有向我提出其他要求，见面时，他只是向我要了两本新出版的诗集。然后就在昆明虹山的一家小饭馆里坐下来喝酒，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去了他的工作室。

很多画家都习惯于目空一切，因为世界是他们的。贺奇很谦逊，言谈举止更像一个落魄的书生，当然他也像有些落魄书生那样，胸膛里悬崖高矗，河川纵横，身在幽灵船上而心有彼岸。他把画一张张铺到水泥地板上，让我看，似乎希望我能说点什么。关于他根据我的诗歌已经创作的画作，我什么也没说，只

是强调了他具有谁都剥夺不了的独立性。我不认为他的绘画依附于我的诗歌，它们开辟了另外一个蕞尔小国，有了自己的祭坛、野外和民间。这有点儿像一场画布上成功的思想起义，没有杀伐，也不搞新世界取代旧世界那一套，营建出来的只是一个并存的自由的空间。与贺奇告别时，站在虹山东路与虹山南路的丁字路口，我对他说：“诗与画放到一块儿，它们各自独立，是平行的，但它们合力凸显出来的力量与气象，肯定会超乎于我们的想象。”

霍俊明就我的长诗《去白衣寨》的评论中有这么一句：“雷平阳新近完成的长诗《去白衣寨》延续了近些年他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即对个体现实精神命运和整体现代性景观的疑虑和反抗，但最终的结果是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这种“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与我在《祭父帖》中所写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卑贱”，是基本相同的生命体征。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不

是我“近些年”来的写作中才出现的诗歌主题和精神主旨，而是我自写作以来就一直沉浮其间，难以自救。据此，我真的很难想象，贺奇是如何将“词语和精神的双重虚妄”付诸于画笔的，并令其具象化？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一部断代的受难史，一场隐形的自我审判和一次绝路上的流亡。而且，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已经抵达了忘川的彼岸，他还得返身跃入忘川，把我的经历重复一遍，吃两遍苦，受两遍罪。从这个角度看，贺奇之所以画出了这些令我触目心惊的作品，乃是基于他也有一颗涡轮里面还没有彻底搅碎的心脏，拒绝在现实生活的投降书上乖乖地签字。

我热切地期盼着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它像一座美酒都被搬空了的酒窖，里面却游荡着两个发着酒狂的灵魂。

2015年9月12日于昆明

天上的日子

真的应该珍惜
这些天上的日子
在天上我们没有那么多
俗事缠身。不劳作
没有人说你四体不勤
不焦虑，不痛苦
没有人怀疑你精神空虚
世界是如此的辽阔
从上到下，从东到西
都是一望无际，平整，柔软
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
星宿，我们的好邻居
互相照耀，但又彼此保持距离
谁的心，都明亮如宝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天上，我们用一万年时间
相认，相识，相知
之后，又过了一万年
我们才走到一起
用五万年初恋
用三千年接一次吻
一场最简单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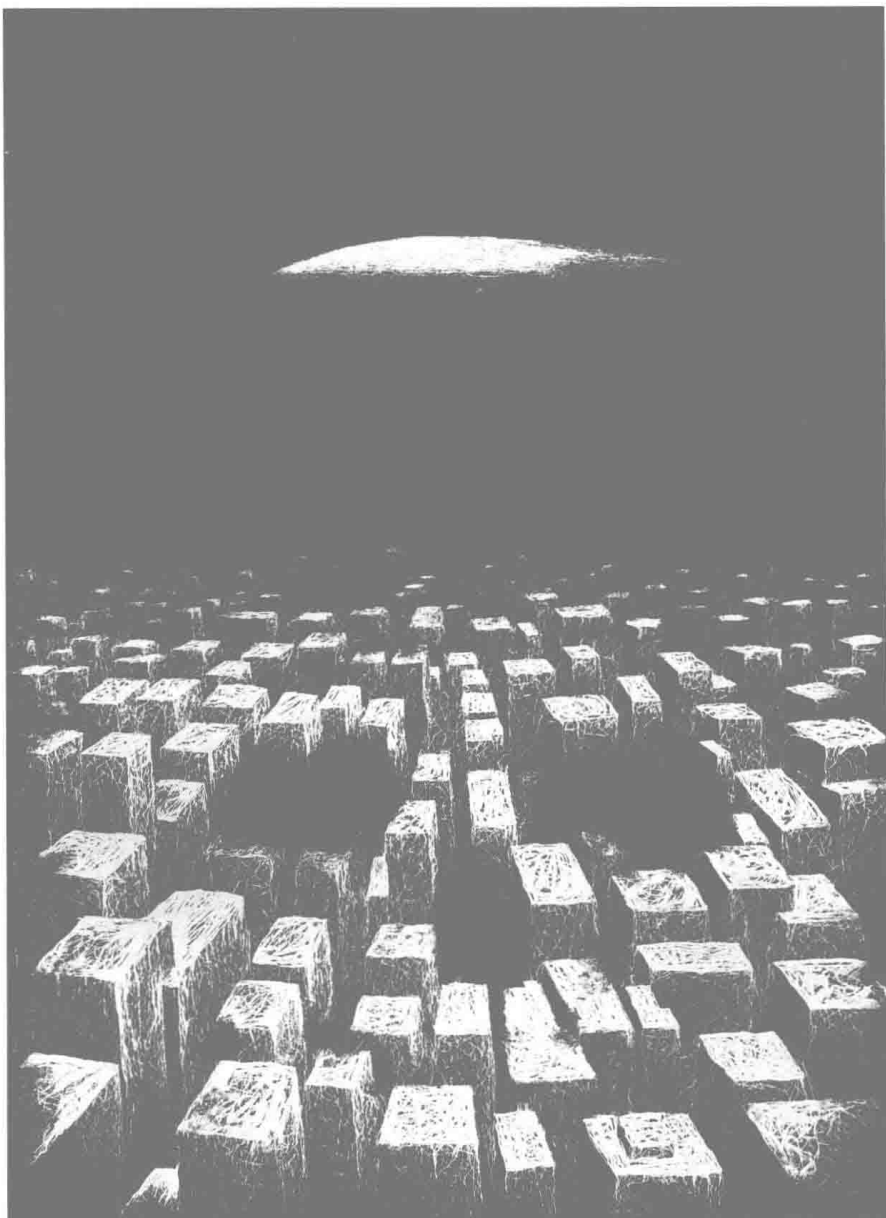
天上的日子

仙乐飘飘的婚礼
我们用了八千年光阴
我们无疑是一对神仙眷侣
有着不会产生隔阂的爱情
不管时光怎么流转
你始终年轻、美丽
腰不会变粗，脸上不会有皱纹
而我也始终是见你时的样子
强大，忠诚，别无二心
有时，我们踏着云朵
去天空散步，看看人间美景
晚上睡在一起，干最俗的事
也是神仙干的事
说最下流的话
也是天庭的声音
我们的几十个女儿
都叫仙女，我们的几十个儿子
都叫神灵，或者王子
每次一旦想起人间
那些人过的鬼日子
我们就更加懂得什么叫珍惜
唉，我真的不再奢求什么
就让我们继续下去
一万万年不动凡心
一千万年抱在一起

妄想症

一个下午，我都坐在
第一高楼的旋转餐厅里
一次次环视自己
生活了二十余年的城市
我以为这儿会很安静
可以当成审判台，见一见
城市后面那些搭积木的人
棋盘上胡乱搅局的人
我知道，拜物教里找不出
唯一的元凶，城市像个作案现场
你，我，他，一样的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都是生活的侏子手
但我真的想，在所谓的高处
宣读一份判决书，这座
失忆的城市，它理应
充作集中营或牢狱……
一杯苦茶，已经喝淡了
我没有等来一个人，反而
这城市的声浪，一波接一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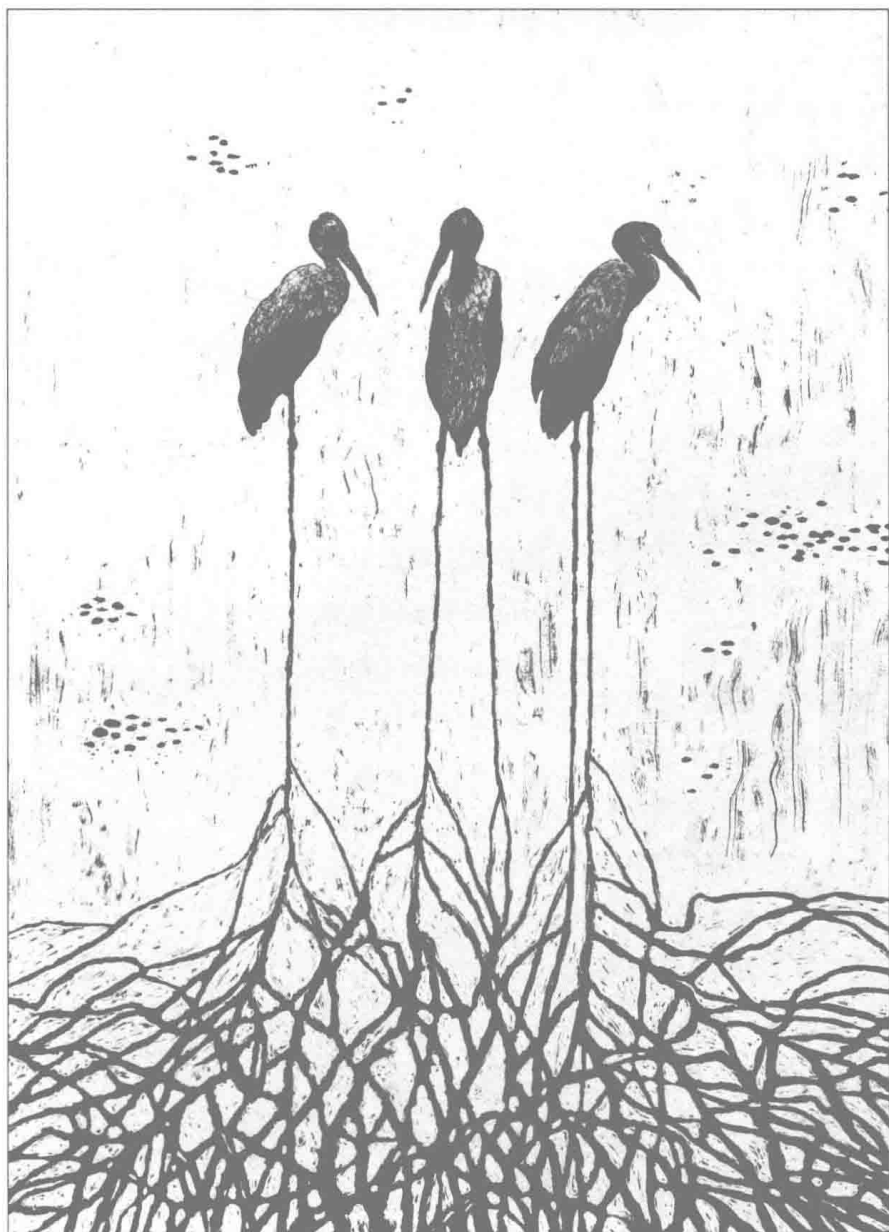
不停地送上来，感觉它
就是一口巨大的铁锅，烈火之上
正在熬着疯狂的骨头汤
正在煎着鬼迷心窍的魂魄
天呀，只有天空稍空
闪电与闪电，雷霆与雷霆之间
飘着一片云朵。我灵机一动
突然想在上面建一座庙
让自己有一个下跪的地方
但我又不知道，怎么才能
爬上这一片云朵，怎么才能
在空空如也的云朵上，安放
怒目金刚抑或地藏菩萨的宝座



妄想症

白鹤

三只白鹤，一动不动
站在冬天的水田
水上结着一碰就碎的薄冰
稻子收割很久了，冰下的稻茬
渐渐变黑。它们身边
是鹤的爪子和倒影
寂寥而凄美。水田的尽头
白雾压得很低，靠近尘世
三棵杨树，一个鸟巢
结了霜花的枯枝，在冷风里
一枝比一枝细，细得
像水田这边，三只白鹤
又细又长的脖子里
压着的一丝叹息



白鹤